



金融眾神

投資銀行高盛連同《金融時報》共同舉辦的「二〇〇九年最佳商業獎金獎」揭盅，獲得三萬英鎊獎金（約港幣三十八萬五千元）的是《金融眾神》（Lords of Finance）一書。

《金融眾神》回顧了整個大蕭條時期，當時政府及世界各地的中央銀行行長，究竟做錯了什麼決定。一眾評審選擇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作者艾希米德（Laurence Attie）能夠極仔細地找出當年和今日的異同之處。原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這兩年，跟二〇〇七至二〇〇九年相近得很嚇人。例如：春季時，英美的股市蒸發了接近半價值，全球工業生產量下跌兩成，當年如此，今日亦差不多。此外，當時主要公司的利潤共萎縮的比率，也與今天的全球化企業所萎縮的利潤比率差不多。

不過，當年的大企業是主要因為股票泡沫而受影響，現時則幾乎全因為樓市物業所衍生的泡

沫。

另一方面，當時的危機成因之一，乃是美國及歐洲的貿易落差越來越大；到了本世紀初，貿易落差增大導致經濟邁向危機的情況，則不再是美國面對歐洲，而是換了面對亞洲。

最有趣的是，翻查官方紀錄，原來當時的央行行長和議員所探討的問題，竟然亦和今天議員與官員所談的差不多——譬如「政府如何及有沒有能力去確認經濟泡沫？」，還有就是「中央銀行察覺泡沫出現時，是否應該干預市場？還是等出事後再補救？」——這些問題原來問了七十年！那麼，市場及政府是否根本不會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金融眾神》作者卻指出一點曙光：其實，每次經濟作大調整之後，每一次市場最低限度學會了「不要再一而再犯同樣的錯誤」。譬如上世紀大蕭條之後，各國央行最少明白到，不要同時加息又加稅來保住當時的黃金標準——這點對於今後世界各國應如何處理與美元及人民幣有關的經濟及貨幣政策，當有所啓示。

軒轅伯

欣賞詩詞能養生

易經緯

秋花，菊為主角。秋天曰賦詩，多以秋為題。不同的詩人，有不同胸襟、抱負，筆下的菊，意境完全不同。魯迅「春蘭秋菊不同時」，把古詩「春蘭秋菊」寓意人各有專長，轉化為人各有志。李清照「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道盡閨中寂寞，懷念良人的痛苦。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歸隱田園，人與大自然結伴的良好心態。在毛澤東筆下，「戰地黃花分外香」，洋溢革命浪漫主義情懷。張藝謀將黃巢「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豪情，用電影方式演繹，雖未能奪奧斯卡獎，但已令外國觀眾嘖嘖稱奇。

黃巢以菊花喻志，除「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之外，還寫了「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悲秋的人，讀陶淵明題菊花的詩，可以忘憂，心境平和。意志消沉的人，讀黃巢題菊花的詩，更能抖擻振作，心態回復青春，對身外的逆境，對體內的病痛，都有與之抗爭的堅強信念。

讀詩詞，也是養生的一種方法。中藥有寒與熱之分，中國詩詞也有冷暖之分。精神亢奮，激動難平時，讀李清照與柳永的詞，但情緒低落，寡歡落寞時，讀宋蘇東坡的「大江東去」、岳飛的「滿江紅」吧！



陳天權

文氏祭祖

香港許多鄉村仍然保存春秋二祭，而新田文氏更視秋祭為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族活動，參與者達六百多人，包括博裕學校二百多名小學生。有些宗族以派利的方式來鼓勵年青族人前往山墳祭祖，但文氏族人都是自發參加，沒有「利誘」因素。

廣東文氏一世祖文天瑞，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堂弟。元代，五世祖文孟常由東莞遷至今日屯門的老虎坑定居。明初因土地爭奪失敗，七世祖文世歌再遷居元朗，是為新田的開基祖。文世歌逝世後下葬屯門的風水穴「蝦公地」，今天交通方便，族人可乘旅遊巴士直達山腳，再走十多分鐘便到祖墳。

在最近的文氏秋祭中，我遇到曾於一九六九至七〇年間在新田研究文氏宗族生活的美國人類學家華琛，他應科大邀請來港任教一個學期，故有機會重回舊地。看他在四十年前所拍的照片，發現昔日祖墳前方是遼闊的平原，可遠眺深圳南頭，但現在被高樓大廈遮擋了。以前來祭祖的人只有男性和小學生，並無成年女性，這情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改變。現今參與祭祖的女性很多，我還看見有八十多歲的老婦人不怕辛苦緩步上山。

或許因為新田的天后誕規模已經縮小，打醮亦已取消，所以秋祭便成為了族人一年一度的聚會活動。許多已搬到外面居住或移民海外的文氏族人，都在農曆九月十六日這天回來參加祭祖，聯絡鄉情。

與你同遊

首位研究新田的人類學家華琛參加文氏秋祭

我喜歡看音樂劇，也喜歡本地創作：所以原創音樂劇絕對是我杯茶。在眾多作曲家中，高世章是我很欣賞的一位，所以他一有新劇推出，我必定會往捧場。

若你沒有看過高世章的音樂劇《四川好人》、《白蛇新傳》或《頂頭鑼》，他為電影《如果·愛》和《投名狀》所寫的音樂，你也可以略有所聞。事實是，這位紐約大學音樂劇碩士在百老匯亦很有名氣；作品曾在卡奈基音樂廳上演，又得過理察·羅傑斯獎，他現受委約把一齣美國電影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而他在香港的最新力作，是演戲家族剛上演完的《一屋寶貝》！

高世章在場刊裡寫道，《一屋寶貝》是他寫得最人性化 and 感情最赤裸的

有些人重姿輕陶，失諸偏見；其實各有精品與劣品，主要是我們懂得怎樣區分及鑑別。能夠獨具慧眼，才能砂裡淘金，去蕪存菁。廣東佛山石灣陶藝受人忽視或低貶，乃因它本身十分民間化，與官窯瓷器精繪細燒有別。筆者個人十分喜愛石灣陶塑，尤其是窰變、仿鈞釉、人物塑像和動物，所珍藏之名家舊作，誠堪賞玩。如日月神等，本來就是庭園或屋頂瓦飾。

石灣陶塑像雖然胎厚體重，但釉汁厚潤，釉色豐富多變，光潔流滯；有些歷史人物像深沉古樸，粗豪灑脫；有些如唐、宋泥塑，造型稍誇張，但傳神逼真而活靈活現，刻畫人物性格、體態和表情皆甚獨到，使人十分有親切感。我們可從晚清石灣陶塑人物中，窺見其手法隱約受西方雕塑藝術影響；雖然不純屬寫實，但很注重人體結構、眼神、臉部表情、衣褶、形態動作（常常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等，皆恰如其分。光緒至民初時，陳渭岩的作品色調古拙，人物個性呼之欲出。其徒潘玉書風格浪漫而自然，塑造的仕女嫵媚卻嫺靜。劉佐朝的人物神態入木三分。劉傳塑造的古人更動靜合一。近代名家如劉澤棉和廖洪標（如附圖的藍衣關公像）便繼承了石灣的傳統，加以開創。

石灣陶塑人物像

李英豪

性間情

石灣陶塑人物像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

性間情